



好。衝上前去。被田周二入雙戰。身受重傷。跌下馬來。官兵捆了去了。孫海與張七見勢頭不好。二人忙加下一鞭。往小路逃走去了。這里賊人被殺了大半。剩下二百餘名。一齊跪下。哀求饒命。情願投降。田總兵傳令。暫且免死。候欽差發落。那時曹州府太守。在城上看得明白。忙開城接總兵進城。差人去欽差處報捷。隨即派周三與幾個將官。往四下裡跟蹤去拿張七。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烈女遂家蒙恩旌表

強盜逃走借友報仇

話說安欽差攻破青雲山。張七在曹州府城外。被褚陸周田殺敗。隨往東逃命。惟孫海一人護衛。那張七嘆氣連聲。都走隱僻小路。正走之間。腹中飢餓。命嚶嚶四下尋見人家。買此飯食充飢。幸虧村內。遠有人家。聽說有錢買物。隨便賣給他們。此飯食飽。食了一頓。給了飯錢。又往前走。打聽兗沂二府有人盤查。由山背小路前去。約八百里。方是泰安府羊角嶺交界。張七聽說羊角嶺三字。十分歡喜。想道。到了羊角嶺。見着鉄頭陀。求他拔刀相助。要報此仇。有何難哉。因此尋路前進。直奔羊角嶺而來。且說欽差得了曹州信息。知道賊人大敗逃命。生擒頭目一名。府城無恙。大喜。隨即帶領人馬。與山中男女銀錢糧米。一齊裝運。押送進城。還有兩個賊目。與曹州這賊三人。一併送入監禁。欽差進城。文武迎接到了府署。欽差入內升座。文武參謁已畢。欽差遂將山中所獲金銀糧米各物。請太守親自閱視。查明數目。一半存庫。一半分賞三軍。忙將攻破山寨一切情形。寫信通知中丞。意欲奏聞。獎敘有功。將佐隨後再進攻沂兗之賊。至張七現在逃亡。沒人尋踪。往探。一定要將他捉獲。此間被獲三個賊目。請旨定奪。或解進京。或就地正法。均候欽定。云云。又將保舉出力員弁。如田總兵。褚陸周馮。趙與兗沂大小將官。皆候旨施恩。此信一發。不過一日。早到省中。中丞閱信。照樣擬定奏稿。會同辦理。仍將奏稿封寄商酌。這里欽差。隨派曹州府。審問那些婦女。面諭胡氏一名女子。是个烈女。即令人將他家屬喚來。領回。好給他配个人家。似此節烈。照例請旌。旋於奏摺尾。聲敘明白。奏稿擬定。仍請衛中丞拜發。無人不知。曹州府胡家女子。能在賊中一月有餘。仍然保住貞節。節烈可風。他父聞知。即來府署。父女見面。大哭一場。稟明太守領回。太守允許。他說胡家父女。死裡逃生。而今骨肉重敘。二人親到欽差公館前。叩謝。然後歸家。後來胡女許配一个秀士。也中一名舉人。後來官居教授。夫婦壽享七十而終。再說欽差與曹州府太守商議。將那日被虜婦

女有家可歸者。稍給銀兩。着他家屬領回。無家可歸者。散給他些資財。叫他自己過活。那賊人的家眷。暫行看管。聽候聖旨發落。所奏張七孫李黃五個人。都無兒子。我朝聖恩寬大。罪人不斃。將來或可免死。再說那張七與孫海。在路潛逃。晝伏夜行。走的都是些偏僻小路。有時還有飯吃。有時只得挨餓。走了八九天。到了泰安交界。一路探明羊角嶺路。送有人說道。那羊角嶺青蓮寺。是有名殺人的活閻王。你等此去。莫非不怕死麼。張七等道。我等是他舊交。斷不殺我。一路尋踪覓跡。果見山路崎嶇。比較青雲山又險要多了。到了嶺下。止見有幾家酒店。開設在那里。跑堂的招呼客人。說道。我這里酒飯俱全。要什麼菜都有。張七到了一家。門面寬敞的。走進去。到客座坐下。其餘跟隨的人。止剩得七人也。隨同進來。兩旁列坐。跑堂的忙上前問道。爺台來了。請坐。忙倒上茶來。請示用什麼酒菜。分付了好去預備。張七道。有現成的魚肉雞鴨。只管拿來。酒要好的。他們是我伙伴。一樣預備酒菜。快去辦來。跑堂的連忙答應下去。端整酒菜。不多時。端了上來。擺好。請張七吃酒用菜。張七飲了幾杯酒。那跟隨的人。也在一旁喝酒吃菜。張七遂喚跑堂的過來。說道。我要問你。這里上羊角嶺。還有多少路途。那青蓮寺方丈。現在可在。家。諒你總該知道的。跑堂的聽了這話。忙問道。爺台。想是與我們方丈認識。張七道。然也。跑堂道。此去上山。還有五里路遠。到了半山中間。還有一處名曰往來亭。那亭上有人把守。亭外挖有壕溝。除非熟人。或有舊交。通了名姓。那亭中大師傅。准你上去。才放下吊橋。渡過去。不然。你休想過去。止恐他那里一聲暗號。四下裡有人看守。一齊圍裹上來。登時拿住。這個地方。比做閻羅殿上。到此死多活少。爺台上山。務要打定主意。不可冒失。就是我們這個地方。開設店面。也是奉了大師傅之命。在此做眼。凡是經過客商。知道規矩。由此經過。先奉上買路金銀。我等給他一張路票。任憑他過山。周圍百里之內。無人阻擋。若不送金銀。到了店。我等暗地送信。他山上發下人來。登時人材兩空。年輕的擄上山去。做個小卒。年老的一刀。任你多少。人馬也過不去。此去八里外。有一條河。名曰羊眼渡。大王有法力。那河水雖不深。就是無法能渡。不拘什麼東西。見水就沉。不能行船。又無橋梁。水流甚急。任千軍萬馬。到了那里。也是束手無策。止有等死。且那水喝下去。腹中疼痛。周身無力。登時倒地。大師傅有如此本事。所以在羊角嶺上。青蓮寺中。帶領著徒弟孫。享受清福。凡是山東山林中。好漢無一處不來。進獻金銀。還有海中幾家大王。也來通信。送些禮物。遇着急難。還有求他相助。爺台若是初次來見。路徑不

不熟。那倒不妨我遣人全你去如何。張七聽了這一番話，忙答應道：「我就是青雲山的張七大王，是也。與這里大和尚是盟兄盟弟，素有往來。大和尚曾到過我山寨三次，我都不曾來過。目下因有些不得意的事，特地投奔他。原是初次上山，路徑不熟，相煩你派個人送我上山。好是一家人，我也不用客氣道謝。」那跑堂的聽張七話，連忙上前下跪，說道：「原來是七寨主駕到。小人不知，多多得罪。張七忙將他拉起來，說好兄弟，何必行禮。煩勞你快些領我上山見師傅。要緊，跑堂忙打個一聲暗號，止見內面走出幾個人來，略問了幾句話，說請張七動身。從店後小路前往，走不多遠，看見有幾間房子。那房內有樓，那領路上人樓，吹起號來，一聲响，山上早有人答應，放下人來，用竹椅子轎數乘，請張七坐了一乘。那孫海也坐了一乘，其餘不用。每一乘用四個人抬，行走如飛，不消半個時辰，早已上得山來。果然到了亭子內，有人出來接見，問明來歷，一全上去，約有半里，已到青蓮寺前，止見山門大開，十分威嚴。兩旁坐着有數十個頭陀，都是面貌凶惡，見了張七、孫海，忙問道：「兩位從那里來的？」引路人代通名姓。那些頭陀慌忙站起，合掌道：「我等不知有失，迎迓。望乞大王恕罪。」張七道：「豈敢相煩。」通報通報。大師傅頭陀答應，全進山門。有人飛跑進內，報信。果見鉢頭陀帶領數十個子辛，迎了出來，忙上前相見，手拉往裡走。到了禪房，踞坐。孫海上前叩見。鉢頭陀也送了半里，問張七道：「賢弟不在山寨鎮守，何故不遠千里而來？」請道其詳。張七道：「小弟如今弄得無處棲身，逃得到此。惟有懇求老哥哥救援，方有活命。不然難免作刀頭之鬼也。」那鉢頭聞聽，忙問道：「貴寨中難道出了什麼事了？」張七遂將新放了一個欽差姓安，一到省就巡邊，山巡到了曹州，三日後就發兵來搜山。那時弟得信，即差人打探，見他舉動軟弱之輩，因此受下詐降之計，要騙他上山中計。誰知他早已料定，裝做退兵，說奉旨另有緊要軍情。弟信以為真，意欲乘此下山，搶掠此金銀糧米。那知他調虎離山之計。他三邊帶兵，會合沂兩府人馬，連夜攻山，竟把山寨破了。山中根基，全行失去。尚不肯干休，四下遣人追趕。因此繞道來投老哥哥。這里暫且避難。不知老哥哥可有什麼妙計，能替小的奪回山寨否？」鉢頭聽罷，這話一聲怪叫道：「氣死我也。用手一指，罵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小畜生，我與你舊仇未報，你又來欺負我的兄弟。我若不將你擎來，劈做萬段，誓不為人。』」張七道：「原來這姓安的是老哥哥的仇人，弟倒不知怎樣結的仇。恨乞道其詳。」鉢頭道：「我有個得意徒弟，名叫赤面虎，他在黑風岡能仁寺中住持。那年被人殺害，起初不知何人所

殺新收得一名逃軍投奔姓霍名士道。他知底細，說是那安驥的老婆，叫做十三妹。從前在青雲山一帶做女強盜，原來我的徒弟。是他殺的，豈不是我與他有仇麼？張七道：如今安驥奉旨查拿綠林，到處調得動兵，他又有勇將輔佐，有何妙計可以報仇？乘早商量好了。鐵頭陀道：我今差人打聽他從何處查訪，但得他離此地不遠，我親自下山去，略施法力，取他性命。若與交戰，還要動刀動槍，止消夜間，到他住處，念動咒語，叫他昏迷不醒。那時到他房中，取他首級，易如反掌。張七道：老哥哥，如有此法力，何愁安驥不死？鐵頭陀道：還有一計更妙，都不必下山，要差一精細人下山暗訪。那安驥的生辰八字，寫了出來，我只要紮一紙人，將八字安放在草人身上，每日踏罡布斗，念誦真言，止消七日，安驥必死。此計似比行刺更妙。張七道：這更好了。事不宜遲，快遣人下山，二人並行不久，必可成功。兩人說得高興，擺上酒來，鐵頭陀道：這真是與賢弟接風，彼此放量痛飲，喝得大醉，方才各歸房內安寢。次早，鐵頭陀差了兩名精細小卒下山去，探敘差現在何處，帶領多少人馬，從那路進去，探明速報。又差兩個徒弟，扮做化緣僧人，需要打聽安驥的生辰八字，四人下山，分頭上路。再說安公子與衛中丞會銜奏摺，由驛馳遞，不多數日，已到京師，由兵部掛號，送交奏事處遞進。皇上將奏摺細閱，忙召軍機大臣面議。道：據安驥所奏，攻破青雲山盜穴，擒獲匪徒，救出難民婦女，且有烈女胡氏在內。此次文武各員，不無微勞，惟盜魁在逃，應擬旨着安驥會同撫臣各鎮追踪訪拿，務復為要。軍機處遵諭，擬旨云：安驥與曹克總兵，并文武勇丁等，攻破青雲山寨，救出婦女難民，安驥與總兵均交部議敘。武生褚廷棟、陸葆安、義勇周得勝、馮小江、趙鵬均賞給五品軍功，翎頂留營，以把總補用。張七之嫂能保護烈女免死，交地方官發交官媒看管，救出婦女，妥為布置。胡氏烈女，准其建坊旌表，着任父蓋為擇配，賞給建坊銀兩，所擒獲匪徒，着就地正法。烏首不眾，張七在逃，仍着安驥等嚴拿，勿令漏網。云云。皇上看過，批准。發時發抄，那時却好安公子家信已到，稟明安老爺一切情形。並云有天目山白象嶺羊角嶺三處強盜，尚未查明。此事非急，促能辦，惟有格外小心，與友幕同官斟酌辦理。省中家眷賴有舅母照應，兩媳分挽後，能料理家務否？十分惦記。云云。安老爺看過，過了信，叫進送信人，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趕露兒。老爺太太問他東省一切事體，他也細說，問起賊人巢穴，他說聽得人說，就是泰安府羊角嶺的什麼鐵頭陀和尚，十分利害，會妖術邪法。安老爺與太太未嘗不驚動了那兩位少夫人，十三妹忽然想起從前在青雲山時，聽人

說起羊角嶺青蓮寺十分凶惡。鐵頭陀又會妖術，常為行刺暗害人。這事到要防備，忙對公公道：「媳婦從前在山東時，曾聞人說起那鐵頭陀，聚羊角嶺青蓮寺十分凶惡，常會黑夜行刺。公公寫信要囑玉郎格外小心防備。第一黑夜須防行刺，兩軍交戰，須防他用邪術。老爺聞聽此言，登時心中驚疑，說道：『只好聽天由命。』那安太太聽了，嚇得目瞪口呆，說道：『老爺，我有主意。如今何家媳婦已經分娩了三个月，不如送他去任上，也可以保護玉兒。』老爺道：『玉兒是沿途查訪，何處有賊，即在何處住下，用兵縱有家眷，焉能跟着走，而且打仗出兵，非女子分內之事。』太太道：『如此，難道由他去，俗們竟不管嗎？』老爺道：『等我寫了回信，叫他與顧朗山商量，自有高見。』至於那和尚邪術，止要烏雞黑狗血，澆在箭頭上射去，能破妖術。再者，周三他們兄弟，尚有數人，未曾出頭，止要玉郎諄託周三，再請出他們幾位，人多胆壯，自然無害的了。太太聽了這話，才略放心，忙催老爺回信。又叫兩媳婦親筆寫信，告訴他留心防備暗算。這里將信寫好，仍着趕寬兒帶去，分付他一路不可耽延，慢事。再說鐵頭陀差人探聽欽差在何處，從何處查緝，又使兩個僧人去打聽欽差生辰八字，要想暗害。那時張七身邊帶有十餘人，有一人姓鮑名國恩，為人精細，雖出身綠林，大有悔罪思遷之意。張七因他能幹，十分重用。他是從跟張七到了羊角嶺青蓮寺中，當與鐵頭陀的徒弟們講些朋友的情，英雄的義意，能說會道。那小和尚都歡喜他，有一個和尚法名歸元，年二十餘，與他情投意合，遂結拜為兄弟。時刻聚談。那一天，鐵頭陀差人去後，他二人私議說：『那欽差用兵破青雲山，出其不意，可惜張大王多年根基，一旦失去。如今止有仰仗大師傅報仇雪恨，奪轉山林。』說到這其間，歸元道：『你看安欽差將來怎樣結果？咱們師傅與張大王怎樣收場？你斷斷着。』鮑國恩道：『老弟呀，這話我難說了。』歸元道：『怎麼難說？』鮑國恩道：『我問你句話，你說安欽差與咱們師傅大王，誰是正人，誰是壞人？到底你從公評論。』歸元道：『自然是欽差正，咱們壞了。』恩國道：『如此說，止怕欽差害不了青雲山，奪不回來，歸元聽了此話，一言不發，呆在一邊，要知他二人怎樣棄邪歸正，下回分解。』

第九回

良心發見棄邪歸正

預防思慮設計藏身

話說鮑國恩與歸元傾心吐胆，說話投機，說到止怕欽差害不了山寨，奪不回來，那登元登時一言不發。鮑國恩道：『賢弟，難道我說的不是麼？』歸元嘆氣道：『老哥，你哥何嘗說錯，我發楞的緣故，為的是我既做了一个人，不能成家立業，也就』

有愧何况身陷不僧不俗所在做的。是傷天害理的勾當。不知如何下場。萬一被官兵殺死。還落个強盜之名。同是一樣的人。為何弄到如此。我所以發楞。國恩道賢弟。我嘗聽見人說。棄邪歸正。改過自新。從正壞處。一旦改悔。洗个乾淨。老弟若果有此心。咱們兩人商議。出个主意。替皇家出力。暗中幫助欽差。把那此害民的賊人除去。既可以將功折罪。又可以巴結功名。日後人說起來。又可以算是大清國的一个好百姓。死後決無罵名。歸元聽了。登時站起來。往四下裡細看。毫無人跡。這纔歸坐對國恩道。哥哥若要棄邪歸正。暗保欽差。這也容易。就是我家師傅。這此法力。能破他法术。中不能擺渡。還會迷人心。窺咒人身。死。總是妖言。一遇真正修道高人。立時就破的。國恩道。何處有高人。能破他法术。歸元道。說起來。這个高人。是一位有道的僧家。現在在乎縣南白鶴山冷泉寺院。住持和尚。年紀七十餘歲。法名觀海。又號靜一上人。他在那冷泉禪院。不知多少年了。從不輕易與人往來。我有个表弟。曾在他的院中做過香伙。聽他說起。那和尚。有未卜先知之見。他曾說過青蓮寺。將來要變戰場。如今看起來。有什麼不是戰場。我們這裡大師父。也欽敬他的道行。曾親自拜見他。求他替度。那和尚一味恭敬。不肯以師自居。好言回覆。據大師父說。凡是他的教法。大概遇見這位靜一上人。無有不破。如今你我兄弟。既有意棄暗投明。乘此機會。討个差使。下山走走。到了欽差下馬所在。我等去面見他。把真情細訴。求他收留。看他相待如何。他若另眼相看。我們就指與他這條明路。叫他去請觀海禪師。那和尚濟難扶危。焉有不相助之理。有了他相助。要破大師父妖法。有何難哉。果能將山東盜風除淨。萬民樂業。我等也可受富此清福。倘或命運來了。也可保舉个一官半職。也不枉做人一場。他二人說得十分投機。一心要想討个差使。下山去建這件功勞。再說欽差。由曹州出秦後。親自押解三个匪徒。回省與衛中丞相見。靜候批摺。不十天回來。安衛二人同着旨意。得邀議敘。忙焚香謝恩。安公子道。辭過中丞。暗地帶領人馬。要去征剿天目山白象嶺。那天來至三府交界地方。在公館住下。只見中軍進說。京中差人回來了。欽差忙着進見。趕靈兒已走到面前。先請了安。然後將回書取出交付。那安公子見趕靈兒出來。早已站立恭候。因其人有父母之命。在其身。也接過回書。分付趕靈兒下去。歇息。拆開書信細看。又看過兩位夫人的書信。教他防備青蓮寺的刺客。又叫他聘請郝武等前來助力。安公子心中暗算。如今褚陸等五人。隨身保護。諒不妨事。從何處進攻。須與顧先生商議。忙令人請師爺來。少刻胡山來到。安公子忙足。

恭相迎彼此讓坐。安公子聞言道：「先生你可知道張七往何方去了？據我看來他必往羊角嶺青蓮寺去尋那鐵頭陀做個護身。躲避在那里。我們如今若帶兵首奔羊角嶺未為不可。但他有邪術不可不防。縱用烏雞血狗血淋在前上射去破他法力。不過迎陣交鋒方可用。以那昏夜之中他若用法來行刺將何術以釋之？這事須要打算妥當。」方進得兵顧朗山道：「東家可不着急待我下一大六壬課細查休咎再定。」何如公子道：「甚好就煩先生卜一卜。」朗山忙退出到自已房中盥洗已畢。林起香來取去金錢通誠祝告。在案上下課卜完細完卦象俱已明白。遂收過金錢用筆畫符卦象寫出忙到公子房中將課單遞與公子看。寫的是比卦不出三日有人來投誠聽他計策。管請得高人來助。諸事皆吉。若防刺客止須用奇門遁甲法設一疑陣決無妨碍。但月令淹纏不得速於建功。靜候時日自然擒寇一勞永逸矣。公子看完課單又細問原故。朗山一一分析與他聽。勸他不必性急。目下先寫信去鄧庄延請几位來相助。我等且在此聽信。到了夜間我替你擺下奇門遁甲陣式。若有刺客一定遭擒。再外面傳云今去說等候調兵。必須兵將到齊方纔動身。先穩住眾人之心。等三日後自見分曉。公子聞言謹依朗山之教。諸事照辦。再說鐵頭陀自打發人下山要探知。欽差在何處下馬。怎樣舉動。又差兩個徒弟裝做游僧化緣要打聽欽差生辰八字。四个人下山去後自然信得的快。十餘日並無一人回山。鐵頭陀放心不下。與張七商議道：「但如今差去的人怎無一人上山回報。令人可疑。」張七道：「弟處再差一個精細的人探信。自然得信的快。」鐵頭陀道：「也好。我也差一个人去。忙問道：「誰人連去打聽消息？」聽得下面答應道：「弟子願去。」就是歸元。鐵頭陀素知他誠實。所以深信。說你肯去最好。務必速去打聽。欽差現在何處。即回山報信。歸元答應道：「遵師父之命。」那張七開言時早有鮑國恩上前迎差。說道：「此次一定打聽着欽差住處。飛速來報。」願同小師父同行。張七應允。兩人忙收拾行李。包裹離過師父七大王飛速下山。走二十里路到了河邊。有人把守。看了腰牌。問了來歷。方纔駕起法船渡過河去。二人上岸急忙赶路。走到天將晚來到一個鎮市。投宿店中。二人商議道：「此去須打聽欽差現在何處。好去投誠。」大約他從西北向東南而來。我等止消向西北迎去。終久迎着當夜在店中住了一宿。次早天明起來。連忙上路。有人問起。說是朝山的一僧一俗。在路行程。走了三日。此時安公子還在省城候旨。等得旨意回來。耽擱了數日。方才動身。省因此恰好走到三府交界地方住下。那山中差來二僧二俗俱到。克州沂

州去訪。那知欽差並未往沂究二府。所以一時不好回山交令。也都說國恩歸元二人走了好幾天。那一天走了三府交界的地方。是一個大鎮市。屬兗州府陽穀縣所管。離泰安二百餘里。地名環道村。二人到了村內。他二人但見人烟稠密。是個富貴村庄。到了街上。尋着了一個客店。進去住下。與店主談說。問起這街上為何熱鬧。店主道。今朝有欽差在此打住。所以四鄉的人來更多。較往常分外熱鬧也。二人聽得欽差在此。心中喜歡了萬分。兩人忙叫店主。計預備了酒飯。飽餐一頓。兩人隨即到店門說道。要去瞻仰這欽差大人的公館。店主道。就在這條街上。你往西走去。約有半里。看見那坐北朝南一所房子。外面搭有吹鼓亭。門面掛彩懸燈。有兵丁在門口把守。那就是欽差的公館了。但是你去。看切不可亂闖。也不可多言。怕的鬧出亂子來。二人道。知道我們不過見見市面。誰肯多事。二人說罷。出了店門。往西走去。果然不遠。果見欽差公館。他二人來到門前。探頭一看。但見排列此軍官。十分威武。二人到此。止得放大了胆。硬往門內走進。口呼有冤枉。要面見大人。伸訴。那時把門的兵丁聽他二人稱冤。忙上前攔住說。咦。你這和尚同這人好大的胆。這是什麼所在。也可以由你們混喊亂叫的麼。遠不退下。二人道。我們聽說欽差大人專為替百姓伸冤。到處放告。怎麼我們的冤枉就不肯管。這是怎樣道理。要說明我就不告狀。這里兩下吵嚷。驚動了褚陸二人。前來安公子寫信去。鄧莊託鄧翁請幾位來幫助。是遣周三前往此地。留下褚陸馮趙四人。所以褚陸在此。聽見外面吵嚷。忙出查問。到外面問起原由。纔知是有一僧一俗。要伸冤。褚一官隨向二人道。你們到底是什麼冤枉。若是重大之事。大人定然替你昭雪。若是尋常小事。那是不准的。你等快說罷。二人道。老爺。這事非同小可。關乎山東百姓生靈。大人若准我這狀。保他指日高陞。盜案立破。我們此一番來。一半是為國家。一半是為自己。老爺。你明白不曾。褚陸二人忙說道。如此你且少待。等我回稟大人。即來傳你。分付兵丁給他二人坐位。不要輕慢他。褚陸二人進內去。稟安公子。却說安公子。正想起顧朗山所卜之課。說三日之內。必有人來送信。投誠。今日恰好是第三日了。不知有無人來。此課靈否。正在心中盤算。忽見褚陸二人進來。口中說道。外面來了一僧一俗。有機密事。要稟。聽他言語。像是從羊角嶺來的。大人可准他叩見。安公子聽了這話。登時又驚又喜。喜的有人投誠。從此可以知道賊人踪跡。驚的是朗山占課。能以預知。忙分付帶他二人進來。隨即請了顧朗山來。一全問話。褚陸二人出外。格外小心。先搜檢了二人身邊。並無

寸鐵方才同他走進上房。國恩歸元抬頭往上看見東邊一人年紀四旬以外西邊一人年紀不過三旬。一望而知年輕者即是欽差。雖是便服而氣度儼然。是大人身分。二人忙雙雙跪下。口稱大人在上。罪民參謁。恭敬磕了四個頭。安欽差在位上見他磕頭也欠了身。用手一擺說罷了。起來說話。你等從何處來。有什麼機密事面我。你先將來說明。說休要撒謊隱瞞。自取罪戾。二人聞言。是國恩先開口道。罪民姓鮑名國恩。本籍登州府人氏。因貧窮難過。投在青雲山張萬寶寨中。做個小卒。張大王兵敗逃走。至泰安羊角嶺。依賴青蓮寺大和尚鐵頭陀。暫作避難之計。罪民到了寺中。聽那和尚所說的話。十分利害。他會用邪術迷人。又能咒人身死。止要知道某人生辰八字。他作起法來。其人必死。他已經差了两个精細嘍囉。到處打聽大人用兵所在。又差两个徒弟。裝做游僧化緣。到處打聽大人生辰八字。他習慣會黑夜入室行刺。來去甚快。人所難防。罪民想他雖說有此法力。究竟是妖邪法術。止消終久不能勝正。他有个徒弟叫歸元。與難民一見如故。十分投契。結拜兄弟。說起他師父。這此本事。不容易破破也不難。止消去請一位高僧幫助。那時管叫將他法術破个干淨。遂可以生擒捉歸元。他與罪民一心要想棄邪歸正。所以一同討个差使。下山沿途訪問大人的行臺。如今幸得見着大人。好比雲開日出。得見青天。罪民只求大人將我二人收錄標下。做个軍兵。歸元他願甚麼。請大人問他就知底裡了。欽差對歸元道。你有甚說。只管說來。歸元道。僧人自幼出家。俗家姓畢。乃登州府人。一向在山東省城天王寺中住持。因為寒苦。才向外州縣化緣。不幸遇見青蓮寺的鐵頭陀。他看僧人貧困。就收留僧人做徒弟。起初只當他是好人。那知他是坐地分贓的大盜。他與青雲山張七大王至好。遠有海盜歐氏兄弟拜盟。那和尚會邪術迷人。又畫符使河水見物就沉。據他說這此本領。天下人無敢敵。就單指一人。這人是得道高僧。現在荏平縣南白鶴山冷泉禪寺居住。法號觀海。又號靜一上人。年紀六十多歲。據鐵頭陀說。他能未卜先知。若講法力。比鐵頭陀高云幾倍。僧人因鮑國恩勸化。頓起悔心。想做個良民。故爾同他來叩見大人。大人若施恩。僧人情願還俗。跟隨大人做個小卒。棄邪歸正。免得將來在強盜一黨裡面。如今那鐵頭陀。他已差人下山打聽大人住處。又訪問八字。要咒誑。不然他要來行刺大人。不可不防。依僧人愚見。大人快差人去白鶴山。延請觀海長老到來。要破他法。容易了。况且白鶴山離此不遠。大人又是為國為民。替皇上出力。救百姓災難。那高僧聽說如此。他諒必下山相助。大人高見。

以為何如。安欽差听了。顧師爺道：着不出你這二人。到是一副忠肝義胆。此番你肯來獻好。心指出這條明路。其功不小。日後大人一定提拔你。做個小小前程。但是如今你二人遂回山去不去。二人全聲道：小人們去不得的。一者恐怕他盤問出來。反倒壞事。二者萬一他從事不放。小人下山。怎麼脫身。好容易離開了火坑。豈肯再臨險地。顧朗山點頭道：不錯。你二人且下去歇息。自有道理。二人退下。顧師爺忙命褚陸二人料理飲食住宿之處。當即向安公子道：東家。你如今該相信我的占卦了。二人出於真心。又知道一位高僧住處。如今事不宜遲。乘早商量。去請觀海長老。東家。你的高見。要怎樣辦法。還是自去請他。還是寫信托人請他。安公子道：學生之見。備細寫下一封書信。外寫一封請啟。煩褚一爺去託九公代學生一行。先生你看使得使不得。朗山道：此事非親身去不可。借此為名。遂可以做个疑惑陣。好叫到鉄頭院。摸不着是用何計。止消如此。一來免了在此耽擱。一來足表我們誠意。安公子聽說連稱極是要知怎麼請觀海長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謁禪師明指正路

刺欽差妄想痴心

話說顧朗山他教安公子只消如此。做一个疑陣。好教那妖僧摸不着是怎樣一个主意。他那時又要防暗算他的巢穴。恐踏張七覆轍。又要沿途打聽。好求行刺。如今我用个虛張聲勢。指東殺西。令人難測。乘這疑團未破之時。我好勻出功夫去白鶴山冷泉禪院。拜請高僧親身前往。他萬不能逆料也。此地是三府交界。打下公館。人所共知。如今離此地有一百里遠。是齊州泰安交界。那里有个大鎮市。名雙流村。我今遣下家人二名。兵丁十餘名。壯士一名。去那里打下一个公館。遂要於省城相近。打一公館。門口並不貼官銜。却告訴店主人。說是安欽差的公館。再於兗州沂州交界地方。一个大鎮市。往來稠密之處。無過駝家堡。在這地方。照樣打一公館。再命人外面傳言。說欽差有時在某處。有時回省。有時領兵去勦天目山白象嶺的賊。羊角嶺的和尚利害。又敢去架。如此一傳了出去。賊人打探回山報信。叫他懷疑。又怕攻山。又想行刺。他必定要親自下山。行刺到了這幾處。虛無入馬空。費力氣。那時我等已丟白鶴山。過了。破他法力之計。然後暗地寄信省城。調齊人馬。大將有數元。再加周壯士。請郝謝等眾。大約纔有幾位來幫助。那時連褚馮趙陸等。不下十人。兵多將廣。又不怕邪術。那時羊角嶺自然立破。張七與鉄頭院也逃不到那里去了。這事大

約要半月功夫方能奏效。現在東家改扮客商模樣，令褚陸與鮑舉四人相隨，私下動身。五路上路，先到都庄，再往白鶴山。晚生在這裏布置，遂要到三處公館一走，每處安排道甲奇門，好教他來則受困，令劍印信第一要緊。昨日由大人差來一員巡捕，人甚誠實，晚生留他在身邊，到處保護印信。東家可帶去，令劍給我幾支，好到處調兵安排。凡此舉動，早已寫下細極原尾，信函止須寄與衛中丞與田總兵一省，他們就明白了。這事機密，不可洩漏，何故？我所注意者在白鶴山，非羊角嶺也。僧所怕者我攻山，他防我走冷着也。我不動他，空費力矣。他仗妖法，夜間行刺，我無人他縱入室，白奔忙也。朗山將這事合盤細說。安公子十分佩服。當下改扮行裝，做個客人模樣，次早動身，打聽此去二十八顆紅柳樹，有四百餘里程途，沿途雖是小路，且喜顧得出驢，亦有鎮市，可以打尖住店。那安公子為了王事，說不得改扮客商，五人同行，每日走七八十里，尋個客店住宿兩餐茶飯，只好吃些麩食而已。那在路行程，幸遇天明，那日離都庄上三十里了。褚一官道：我先告訴老翁，安排住處。安公子道：一哥告訴他老人家，照尋常客人相待，彼此心照，不可令村莊中人知道。是我傳將出去，倘被賊人知曉，反為不美。褚一官道：我知道了。此等原是私訪，焉有露條之理。說罷，上前去了。安公子四人隨後趕動牲口，直奔都莊而來。且說都老翁自從打發周三去後，曾接安公子書信數次，就是攻破青雲山之事，他也深知。前日周三回來，又接一信，說的是錢頭陀利室，要請郝武等老兄弟，再去幾位相幫助。老翁也曾與郝武謝標、金大韓七商議，請他們拔刀相助。郝武謝標道：我們劬勞，聽說那和尚尚會用邪術，迷人，憑你有多大本事，也不中用。這事想個方法，第一要能破他邪術，就有把握了。不然徒去此人，也不濟事。謝標道：我那女兒會卜卦，他說不久欽差那時必有機會，但不知他卜的課靈不靈。我等且靜候幾日，再定主見。去不去要自己情愿，不好勉強。比不得兩下對敵，各顯本事，還可以有個把握。此去是與妖僧對敵，武藝雖好，也是枉然。諸位以為如何？九公與大家都道：就依你令媛之言，靜候幾日，再說。原來謝瑣花天生聰明，不獨武藝精通，如彈弓、袖箭，他都會用。百發百中，那謝標之期，自幼識字，碰見這個女兒，過目不忘，兼喜看各種醫卜星相，以及兵書，他一覽就明白。真是天生成的，他最善卜的是大六壬，占斷吉凶，毫無差失。他一心要替父出來立此功勞，博個前程，適逢欽差，要請他們去相助，他早已占卦，決定將來，大家都可立功，大小都有個前程。就是妖僧邪術難破，明中遂好用穢物破他，暗地來行刺，真無

法可破。據卦象是敘差一到。即遇高人。他也猜不着。高人是誰。日後方曉。却說敘差五人。那日已到都庄。褚一官先去報信。到了門口。下驢往裡面走進。到了二門口。有人看見。說褚姑爺回來了。一官點點頭。直進上房。九公父女正在堂前。說話。姨奶奶在內房看孩子。忽見一官問道。你回來了麼。一官忙將敘差全同來。不令聲張。要叫外人不知。此來端為訪求高僧下山破法。細對老翁說明。老翁大喜。忙分付一切人等回來。安少夫人來。你們不許向外人說。知要購得緊。大眾答應。老翁這纔親出大門外。等候。褚大娘子在裡忙端整酒飯米蔬。又收拾房子。姨奶奶也知道了。忙出來相幫料理。不一會。安公子四人已到。下驢。九公一見。止得低聲叫應。安公子到了內室。上前與九公行禮。見過褚大娘子與姨娘娘。彼此問好。敘禮歸坐。送茶打水洗臉。然後纔得說話。外面新來的歸元國舅。自有褚陸在外面照應。敲門。等着用飯。安公子遂把張七逃走。正在訪拿。打聽羊角嶺。鉢頭陀處。有兩個人來投誠。說起那和尚法利害非常。要破他法。頗不容易。除非拜求高人。如今姪兒此來。是顧師爺費了許多心機。設下許多疑陣。纔得潛跡而來。請問九大爺可知。荏平縣南方。有一白鶴山。山上有一冷泉禪寺。一位高僧。法號觀海。又稱靜上人。說他年紀有七十上下。此人能知過去未來。法力無邊。因鉢頭陀法難破。他手下人來投誠。纔指引這個所在。九公聞言。說道。不錯。這人我前幾年就聽人說過。大概這山離此不遠。一日可到。此是要緊正事。明早我這一官同認識路的人同你去走。他既是有道僧人。你又是為國為民。親自訪求。他斷無不指你一條明路。若要他下山幫助。只怕不肯從命。安公子道。正要指示如何破得妖僧。遵他的話行去。也無不可。說話間。酒飯已齊。九公讓他喝酒吃飯。安公子有事。在行飲了數杯酒。就吃飯。忙請姨奶奶。拖出兩個兄弟來。抱了說。越發肥胖了。那姨奶奶又問起長姐好否。可惜不便接來。住。褚大娘子又問起京中金玉姊妹。常有信來否。兩孩子想必都好。安公子又請九公出外。喚那國舅。歸元參見。那時歸元已改俗裝。做個長隨模樣。九公看了。問了幾句話。稱讚二人道。這兩人有機見識。日後必有過合。不愁富貴呢。二人忙請安。叩謝。說多承老爺金言。但愿仰託洪福。是晚褚大娘端整的上下接風酒筵。內外飽餐一頓。一宿晚景無話。次日一早。安公子起來收拾行李。鄒老爺也是一早就起來。問莊丁中有認識白鶴山路徑者。二人特命他引路。前往家中。止有兩匹馬。安公子騎了一匹。褚一官騎了一匹。其餘三人與莊丁。止好沿途顧驢。大家吃過早飯。就此動身。安公子馬上

想道：此去天晚，只好借宿廟中。但不知那高僧肯下山否？即或不肯下山，但教我破他邪法，也就好了。一路心中盤算，不覺走了四十里路程。是一個鎮店，禱一官在馬上對公子道：「此間有個客店，何不下去吃些酒飯，再走不遲。」安公子答道：「也好。」於是主僕等七人，看了個客店，常有小二出來拉馬，迎接入內，進了上房坐下。先打臉水，後泡茶，隨即問道：「客人們是打尖，還是住宿？」禱一官答道：「我們是打尖的。」上下客人止要家常便飯，或麩或飯，都可。酒也要的，趕快斟來。我們吃了，遂要上路的店小二答道：「知道了。」忙出來向當廳的說明人數，照樣端整。不一會，酒飯已齊，擺將起來。分上下兩桌。上席是禱陸與安公子三人共坐，下席是鮑畢二人與兩個莊丁四人一桌。登時飲酒吃飯。那消半時，早已吃完。漱口洗臉已畢，算明飯帳，給了錢，然後出了店門。各人騎馬騎驢，往白鶴山進發。禱一官向人問道：「此去白鶴山，還有多少路程？」那人道：「還有四十餘里。若要走小路，近七八里，不過路窄難走。」安公子道：「天色尚早，走大路罷。」於是大家乘騎，直奔白鶴山。而來再說那冷泉禪寺，在白鶴山半中間，廟宇雖不大，也有三十餘間房屋，內住着十餘個僧人。寺內有餘地百餘畝，在山之左右，催人耕種。歲入可數十餘人食用。山中還有果木樹，如春日之桃李，秋冬之柿子、梨、橘等類，也可賣得一二百千文，足供廟中香燈油鹽零星之費。所以寺內僧人止須在山修行，無務下山化緣求乞也。那方丈僧年七十五歲，號觀海，又號靜一上人，自幼出家，曾游過五台峨眉，朝過南海天台，是一個道高德重禪師。能知過去來，那一日他夜時，早有土地向他說明，今有安欽差親身前來拜訪，要求下山破妖僧邪法。那欽差不辭勞苦，奔走數百里程途，真是為國為民，一片苦心。禪師聽土地所說，醒來口稱「善哉善哉」，難得他降尊忘貴，可憚艱辛。前來訪我，我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但要下山，那却不能。止消給他一封書信，幾張柬帖，即可成功矣。那和尚分付徒弟道：「快將客堂打掃干淨，預備出上下六七人住宿。」又叫廚房備下精潔素齋，要數十人飲食。眾僧聞言，不知何故。一齊問道：「有什麼人來寺燒香，早有信來約准日期麼？」老僧道：「非也。」等客來你等自知。却說那翁送欽差後，忙來通知周三郝武諸人，就將欽差此次親到白鶴山來求高僧，一路喬裝而來。此時瞞人耳目，恐露風聲。等訪得破法之後，回來奉約弟兄們多去幾位，好輔佐成功。欽差託我先為致意云云。大家聽了，不勝驚喜。深服謝瓊花占卦課靈。安心守候欽差回來，再定誰人同去。再說欽差打了尖，從新上路，走到天將傍晚，望見一座高山，雖非峻峯，也有百丈岩巖，但見樹木參差。

路徑曲折。一團清幽之氣。山半有寺一座。露出七層寶塔。安公子問莊丁道。此廟可是公泉禪院麼。天要晚了。快前去罷。於是催騎上山。不過三里之遙。已到山門口了。那時老僧早已遣兩個弟子在門外等候。迎接兩個侍者。已知來人是欽差。一見安公子下馬。二人分左右。一齊都合掌道。貧僧奉師命。在此迎接欽差大人。請大人寺裡請坐。家師在方丈恭候。安公子聽了這話。心中驚異非常。果是一位活佛。臨凡可謂未卜先知了。連忙還禮打躬。口稱學生。特來參見尊師。怎敢勞動兩位師父。遠接尚乞引領學生到方丈。參見尊師。四位侍者。於是在前引路。欽差等後面跟隨。越過大殿。來至禪堂。侍者道。尊紀且在禪堂中暫坐。止可大人一人同我至方丈。見我尊師。褚陸等口得進禪堂中。靜候安公子獨自一人。同兩侍者。來到方丈。明首。但見那老和尚。早在門前跏趺。一見安公子。連忙合掌說道。大人不辭勞苦。光降荒山。貧僧迎接來遲。多多開罪。安公子道。老師說那里話來。弟子久仰吾師盛德。今日幸獲晉謁。得瞻慈範。勝朝名山。多矣。一面說。已進了裡面。安公子頓時下拜。老僧連忙拉住道。大人請坐。於是分賓主坐下。侍者隨即獻茶。老僧道。大人來意。貧僧早知。自古邪不能侵正。任他妖法。焉能成事。但趨吉避凶。先事預防。亦是正論。安公子道。老師先見之明。不用弟子曉舌。可好奉屈下山。助弟子擒拏妖人。以正國法。為國救民。遠望老師慈悲。老僧道。貧僧素性喜靜。怕入紅塵。若要下山。萬難從命。若說破妖人之法。也不費難。大人既來此。何妨小住二日。等貧僧仔細詳參。代為一媒。書於簡策。臨事翻閱。照冊中辦理。決無疑誤。然此非二日功夫。不能算定。大人屈駕荒山。暫住二三日。俟貧僧算好。書於簡冊。面呈與貧僧去。一樣矣。安公子聞言大喜。說遵師命。在此靜候。惟騷擾清淨法門。殊抱不安。老僧道。大人不用客氣。所有一切住居飲食。貧僧早已命人安排好了。於是請大人內客堂用齋。特命兩侍者相陪。收人自有知客管待。犬家止好在寺等候。要說那妖僧。自從打發歸元。絕國恩。下山去後。三日後。從前遣去的小卒二人。回山報信。說曾到省城。正遇着請王命。將余龍李如飛黃豹三人斬首。號令一路打聽。安欽差在三府交界地方。打下公館。擇日要興兵出征。並未指出何處。請令定奪。凶僧聞信。尚不怎樣。張七聽見他三個兄弟。都一齊號令斬首。直氣的怪叫。叫氣死我也。上前跪下。叩求鐵頭陀下山報仇。鐵頭陀道。如今我下山行刺。不知他在何處。那三府交界的大鎮市。不過是環道村。我今先去環道村一走。再打聽消息。這山林內一切防守的人。一個也不動。好在那擺口有法水阻路。他飛也不過

來就這山後一條小路通着陽穀縣那條路須派人看守格外小心張七道放心交與我了那鐵頭陀遂收拾包裹帶了戒刀兩把錦囊一個內藏許多邪法一心要下山行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惡僧行刺兩地空勞

大盜拜師二歐濟美

話說這鐵頭陀打點行囊包裹帶了戒刀辭別張七又吩咐他眾徒弟小心看守並嚴防山後小路那張七與他徒弟到山下辭別那鐵頭陀乘着高興獨自下山一心想好先投環道村而來此時安大人已走了顧朗山於欽差走去即命人擺下各樣物件密布天羅地網按奇明道甲之法自家人俱先有話告知他們躲避道理且按生門而來早已排定至於雙流村是派趙鵬帶領兵丁四十名把總二員去打公館殷家保是知會沂州參將徐惠辦理又於省城內備下公館無須派人就近寫了密信給衛中丞也叫他嚴防至田大人處也有密信並囑舊日幕友趙靜峰也赴省城公館照料那趙先生名俊年紀雖老頗有智謀此時馮師爺留下馮小江保護自己並派田大人處巡捕一全管理印信旗牌緊要之物再說鐵頭陀下山直奔環道村找下旅店天已不早洗臉吃茶諸事一完忙着出外面打聽欽差大人在此下馬不在公館坐落何處店家與街上紛紛言講有說欽差公館雖然在此却是欽差已往別處去原來安大人走後那趙鵬起身往雙流村之時反執關人多且有四五十名兩員官到像欽差起身了這俱是顧師爺調度有方又有說欽差未走的鐵頭陀聽半信半疑只得打聽明白公館坐落自己親去訪問欽差在與不在晚間飽食了晚飯却是大酒大肉那行法却不想當酒待至三更換了夜行衣帶了戒刀佩了錦囊等物按着白天問明白的地方直奔公館進了東口一看路北大門懸挂彩紬甚是嚴威門戶早已關閉雖然搖鈴呵唬人却不多等着打更過去他躡進牆去覓房不甚多不過三層房順着牆頭疾走如風躡上南房扒着前坡一看面前只有四扇屏門左右兩段牆繼在西卡子牆上一看只見三間上房出廊兩邊有耳房各有廂房三間往上方一看燈燭輝煌坐着一人年紀有四十上下白淨面皮一切看不清楚下首的人是個武將模樣有琉璃窗戶由外可以看見總不真切鐵頭陀也聽見張七說過那安欽差不過二十多歲果然欽差沒在此間又聽上首那人與下首那人說道相大人此時到了天目山下首之人說了一句話聽不真又聽上首人說了一句越說聲兒越小鐵頭陀急於要聽自己一想非到窗櫺之下方能聽得明

白躍身下牆。往上房就走。只顧心神念淨。惦記到那里聽話。不料有一宗物件。掛在脚面上。往前一走。繩子兜住脚面。身不由自主。撲的栽倒在地。往起一扒。連手都叫繩子繞住。這一摔倒。把鐵頭陀嚇的胆裂魂飛。只聽見四面都是小鈴鐺亂响。一抬腿。鈴鐺亂响。又一抬那腿。也是唧唧亂响。手一抬。也是亂响。手脚都叫紅繩子索住。鐵頭陀不敢轉動。四面八方牆頭底下。房簷底下。前後院鈴鐺亂响。並且先下來之時。清楚明白。此時往四下一看。不知有多少高牆。那頭陀到了此時。心中慌忙。不但武藝不甚高。好用法術逃命。於是口誦靈文。將手脚繩子脫落。惟有高牆阻路。法術不靈。鐵頭陀急的無計可施。忽然想起奇門一事。他也畧知生尅之理。再濟以法術。雖如此。仍碰了個頭暈。方能脫身上牆。得到房上方。認明何方。尚喜無人追趕。想了半晌。只好明日起身。再想別處。公館打聽。務望刺殺。欽差不覺一直睡到日出起來。打了早尖。動身到雙流村來。沿路就有人傳說。安欽差在雙流村居住。已經數日。不料雙流村。只有兩個大客店。一個水昇店。被安大人打了公館。尚有隆茂店。一個安屬客店。房子也不甚多。此趙鵬在雙流村公館。帶同兩個把總居住。其餘四十名兵。分散在小店各處。那是顧師爺的主意。以便打聽。惡僧的消息。其中朱善保。朱三。與徐三。這二人。是前次破青雲山有功之人。朱三能說會道。尤其伶俐。他與徐三。帶了六名兵。住了隆茂店西廂房。那日吃了早飯。他二人同在店門口。閒看來往之人。只見走進一個僧人。身高八尺以外。頭大項短。脖子粗。面似鍋底。黑中透青。兩道重眉。一雙大眼。白眼珠。怒着黑眼珠。要放光。準頭端正。四字海口。披散頭髮。打着金箍。一道身穿半截青僧衣。青中衣。高腰襪子。青僧鞋。肩上有行李一擔。不大。並捆着戒刀兩把。亮光之甚。徐三拉了朱三一把。二人跟他進來。見他間有單間房子。沒有。並問欽差在此。不在此。朱徐更為疑心。又細看他所說之言。所行之事。十有八九是鐵頭陀了。連忙叫徐三到公館送信。給趙鵬。趙鵬正與兩員把總。一名魏永福。一名孫祥安。三人晚飯後。就在一處閒話。貝徐三來了。問他有何事。他將在店中。看見一個頭陀。身量高大。面貌凶惡。恐係鐵頭陀。前來行刺。趙鵬道。既然有這個人。寧信其有。孫祥安道。論武藝。倒不怕他。惟法術可怕。師爺的水筒與劍。俱未做成。寄來大人那邊。又沒有音信。不知請的高僧怎樣了。魏永福向徐三道。你今晚不必回店。幫我們一夜如何。徐三應了。說着。天已初更。趙鵬就向兩把總說。道。偕們今晚。分前後夜。你們二位。帶了二十名兵丁。分前後夜。我與徐三分前後夜。兩把總。應了。魏永福道。孫大哥。